

京师学术随笔



风雨相随

在文学山川间跋涉

童庆炳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師學術隨筆



風雨相隨

在文學山川間跋涉

童慶炳 /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 / 童庆炳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4651-2

I. ①风 · II. ①童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593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FENGYUXIANGSU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15.5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杨 帆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自序

作为一位教师,1984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接受邀请,为北京市的党政干部基础科讲授了“文学概论”课程。课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听我课程的学生多是年纪较大、却未能接受大学教育的老学生。这些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从中央的干部到部队的军官,从商店的服务员到尚未找到工作的知青。据统计,仅北京一地按时听我课程的学生就有16万之多。在1984年每周三下午,只要转到北京电视台的频道,就可以看见我操着一口带南方口音的蹩脚的普通话在讲课。这是我在电视台上课最久的一次,课程持续了半年多才结束。为配合这门课程,除了由当时的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文学概论》上下册(初版27万册),当时的《北京自学考试报》还专门辟了一个“文论漫笔”的专栏,每周或每两周发表我的“千字文”。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我当时“人到中年”,可并没有“万事休”的感觉,相反,我在《祝酒歌》歌声所营造的特殊气氛中,精力饱满,生气勃勃,觉得自己的教师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样,我就开夜

车，抽一些时间，用随笔的文字，写一写授课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内容，在报纸上与学生们一起讨论。后来有不少读者喜欢我的文字，给我很大鼓舞，我就断断续续写了许多年。这本小书的短文多半是在那些年写的“文论漫笔”中选取的。

此外，2000年前后数年，天津的《文学自由谈》约我写稿，我照着给《北京自学考试报》写“文论漫笔”的笔调，探索文学作品或文学创作中一些看似微小却很重要的问题。这次，我在这些短文中也选择了一部分汇入到这本小书了。此外，从2009年开始，我也写“博文”，其中所写免不了还是“漫笔”。《中国社会科学报》副刊等报纸和刊物也发了我若干篇“博文”。这次也经过挑选，把其中一部分纳入此书。

本书勉强分为三编，即“文学之根”“文学之理”和“文学之技”。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无法绝然分开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写这些短文的时候，也没有按照这个区分去写。我觉得“根”“理”“技”三点常常难以分割。这次为编书体例的需要，勉强作这样的分割，这并非我的本意。

我自195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58年留校任教，至今已57载。现在大家叫我为文学理论家，在我心中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好，转为热爱，转为挚爱，转为玩赏，转为享受，于是开始思考文学各类现象和问题，开始教文学理论课，开始写所谓的文学理论“论文”和“专著”。我自己则以为我撰写的那些教材、论文和专著，受自己学力所限，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虽冥思苦想，但创见有限。倒是这些短文、漫笔，心之所想，灵之所悟，笔这所致，还有些微值得咀嚼的东西。这次，敝帚自珍，选择其中一些篇章汇入小书，作为纪念。当然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我非常高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能联袂推出钱中文先生、王向峰先生、孙绍振先生和我四位文学理论学人的随笔，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以及赵月华编辑辛勤的劳动。

童庆炳

2012年8月31日

目 录

上编 文学之根

第二次天真 / 3

雏菊与雨果的遐想 / 6

太阳照样升起 / 9

“文学是人学”新解 / 12

作家的位置 / 16

遭遇与艺术创造 / 19

古典的李白 现代的李白——纪念李白诞辰

1300 年 / 21

“内视点”与文学的生命力 / 25

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谈之一 / 28

隐喻现实世界——历史文学谈之二 / 31

暗示哲学意味——历史文学谈之三 / 34

金钱的艺术形象 / 37

漫议“绿色文学” / 40

与契诃夫对话 / 46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 50

人物命运的文学意义——从游蒋介石的

南山别墅谈起 / 52

生命撞击的钟声/ 60
听泉经验的艺术启示/ 63
文章与酒/ 65
以真为假和以假为真/ 67
由“我”自己伸张出来/ 69

中编 文学之理

文学与灯光/ 75
文学与绘画/ 78
枯燥药方为何熠熠生辉/ 80
妙玉的洁癖和意识形态/ 83
凤姐登场分析的发明权问题/ 86
米洛的维纳斯与缺陷美/ 90
“偷维纳斯的腰带” / 93
米洛的维纳斯与研究热/ 96
陶渊明的《饮酒》与意识形态/ 99
由此岸向彼岸张帆远航/ 103
假如我们从艺术角度来看《诗经》/ 106
冷眼深情/ 110
美与形式/ 114
梦醒时分——兼谈美在关系/ 116
齐白石的《虾》《青菜》为何价值连城/ 120
歧义的魅力/ 123
审美的层次/ 125
诗为活物/ 129
“通感”产生诗意的再考察/ 134
谈艺术的常规和惯例/ 136
文学的第一要素/ 141

文学批评不是“寄生”性的 / 145
文学语言奥秘 / 147
“幸福”与“不幸” / 149
艺术的“强词夺理” / 152
语尽而意不穷 / 157
隐喻之美 / 159
“鱼”与“熊掌”应“得兼” / 162
爱国？思乡？ / 166
“真体验”——合理、合情和合意 / 169
真与奇 / 175

下编 文学之技

画框、距离与《红楼梦》的开头 / 179
艺术从“稍微”两字开始 / 18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双解 / 185
杜甫《八阵图》诗的歧义 / 187
“推敲”再评议 / 189
把谎话说得圆 / 192
比喻与审美 / 195
“不隔”之美 / 197
不写之写 / 200
更少就是更多 / 203
含泪的微笑 / 206
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 / 208
黄筌拒改吴道子《掐鬼图》的启示 / 210
声律与感情 / 212
诗的重重境界 / 214

春天对严冬的感慨与沉思——读王蒙的

《杂色》/ 217

香山樱桃沟的山桃花/ 223

写什么与怎么写/ 225

意尽言止/ 227

眼中、胸中、手中/ 229

一切景语皆情语/ 231

艺术形象的具体与概括/ 234

艺术形象：形与神/ 236



上 编

文学之根

第二次天真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可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那位皇帝明明没有穿什么衣服，为什么成人明明知道而不敢说，反倒说皇帝的新衣如何如何漂亮，最后是一个孩子直截了当地说，皇帝没穿衣服，是光屁股，把实事戳穿呢？这就是因为成人知道皇帝的厉害，要是把实事戳穿是要掉脑袋的，所以面对实事都不敢说破。孩子还不懂世事，没有什么顾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所谓“童言无忌”。

我国明代有一位思想家，叫李贽，他是一位思想很解放的学者。他写过一篇文章《童心说》，他认为一个诗人、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有“童心”“赤子之心”。他说一个人要是头脑里塞满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么他就有了所谓的“闻见”和“道理”，这“闻见”和“道理”就会把他的眼睛蒙蔽住，而失去了“童心”。“童心”丧失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

时候，人就成为“假人”，言就成为“假言”，文也随之成为“假文”。只有保持“童心”，不为所谓的“闻见”和“道理”所遮蔽，“发乎情性，由乎自然”，以“最初一念之本心”去看世界，才能写出天下之至文，成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

这个道理许多艺术家都谈到过。有的画家说，牡丹花最难画，因为你必须抛弃别人的眼光和自己以前的眼光中的牡丹花的形象，似乎是第一次看见这种牡丹花那样惊奇，你才能画出一朵新的属于你的牡丹花，而不是别人画过的或自己画过的牡丹花。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些极富创造力的大师，他们当然是成熟的、老练的，但他们往往憎恨自己的成熟和老练，期望自己能重新获得童心，能以儿童的天真直率的眼睛来看世界。毕加索是一位艺术大师，有一次，他参观了一个儿童画展，感慨很多，他说：

我和他们一样大时，就能够画得和拉斐尔一样，但是我要学会像他们这样画，却花去了我一生的时间。

另一位画家柯罗说得更直接：

我每天向上帝祈祷，希望他使我变成一个孩子，就是说，他可以使我像孩子那样不带任何偏见地观察自然。

当然，使成人变成孩子，这连上帝也做不到，假如真有上帝的话。但人们可不可以使童心再现呢？这是可以的，那就是被某些心理学家称为“第二次天真”。不过通往这一纯洁圣地的路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成人已经社会化了，连他对世界的看法也社会化了。当你看见一个新的东西，你总是用社会世俗赐给你的眼光去看它，于是你所看到的与别人看到的是一样的，这里很少有新鲜感。如果你不想像别人那样去看，就意

味着你必须与强大的社会化保持距离，摆脱陈规陋习和世俗之见，这样你才会或多或少获得“第二次天真”，这就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童心，以质朴的、率直的、自由的、诗意的眼睛去面对世界。这时世界就将像最初展现在儿童面前一样，充满神奇，充满诗一般的色彩和声音，世界这才会听你调遣，太阳是甜甜的，晨雾是红红的；春天是喧闹的，秋天是寂静的；你可以从黄河里钻进去，又咕咚咕咚从亚马孙河钻出来；你可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你可以从平凡中看出伟大，从伟大中又看出平凡……这时你才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

雏菊与雨果的遐想

1841年5月29日这一天，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写了一篇题为《雏菊》的短文。在写这篇短文的前几天，雨果经过巴黎的文宪路，路边的一处木栅栏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栅栏里面是两年前被大火焚毁的巴黎滑稽歌剧院的场地，雨果的好奇心使他轻轻地打开了那只剩断垣残壁的建筑物的门，走进了这个早已不为人所注意的场所。雨果发现，这个经过大火洗礼的昔日曾经是熙熙攘攘的地方，如今变得“凄凄惨惨，无比荒凉。满地泥灰，到处是大石块，曾经加过粗工的被遗弃在那里等待，苍白如墓石，发霉像废墟。场里没有人。邻近的房屋墙上留有明显的火焰与浓烟的痕迹”。

雨果看了这些很不甘心，难道这里就真的找不到一点生命的痕迹了吗？应该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说，最令他心动的不是那些无生命的死物，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文学永远与生

命同在，文学必然是有生命的，生命也必然是文学的沃土。雨果以他文学家的眼睛继续寻找。他终于有了收获，他在一个墙角的一块巨石后面的阴暗处，看到长出一些小草。小草就是生命，就是让作家感兴趣的东西。他的短文写道：

我坐在石上俯视这棵植物。

天啊！就在那里长出一棵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小的雏菊，一个可爱的小小的飞虫绕着雏菊娇艳地来回飞舞。

你看雨果在“天啊”地叫起来之后，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写这在普通人看来是多么不起眼的雏菊和飞虫，“雏菊”是“美丽的”“小小的”，而且这“美丽”不是一般的美丽，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飞虫”在普通人的眼中很讨厌，可雨果说它“娇艳地来回飞舞”，多美啊！雨果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继续写道：

这朵花安静地生长，并遵循大自然的美好的规律，在泥土中，在巴黎中心，在两条街道之间，离王宫广场两步，离骑兵竞技场四步，在行人、店铺、出租马车、公共马车和国王的四轮华丽马车之间，这朵花，这朵临近街道的田野之花，激起我无穷无尽的遐想。

雨果以他的艺术家的敏感立刻觉察到这朵花所在的空间的特殊。雏菊本是“田野之花”，它本应静静地生长在田野上，但它此刻却在巴黎的中心的街道之间出现，而且离辉煌的王宫广场、威武的骑兵竞技场和车水马龙般繁杂的热闹场景只有一步几步之遥，这不是太稀奇了吗？这怎能不引人遐想呢？

雨果想到，如果这里没有发生那场火灾，在这巴黎中心是不会生长

田野才该生长的花的。所以他感叹道：“这朵花凝结了多少事物，多少失败和成功的演出，多少破产的人家，多少意外的事故，多少奇遇，多少突然降临的灾难！……要是在两年前，在火灾还没有发生之前，在这个地方发现雏菊，人们一定会骇然地把它当做幽灵。你看，命运是多么作弄人的迷宫，多么神秘的安排！”

要是雨果的关于“雏菊”的思考到此为止，也还不算什么的话，那么我们读了他那篇短文的最后一段话，我们就不能不发出惊叹了：

必须先有一座剧院和一场火灾，即一个城市的恐怖，一个是人类最优美的发明，一个是最可怕的天灾，三十年的狂笑和三十年的滚滚火焰，才生长出这朵雏菊，赢得这飞虫的喜悦！

这种沉思完全是诗意的，又完全是哲学的，诗意的流溢与哲学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从一朵小小的雏菊和一个小小的飞虫，雨果竟然有这么多的发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也许，作家作为一个艺术家区别普通人的地方，就在他观察入微，同时又沉思入神。渺小的事物在他那里往往就是最重大的事物。